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戲劇大師哈洛·品特（Harold Pinter）的作品《時光》（Old Times）正在上演。這個由進劇場製作的粵語版由本地著名導演、編劇潘惠森執導及翻譯，一步步拆解「品特式」語言背後所掩藏的人性漩渦。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張志偉攝，進劇場提供

粵語演繹品特名作

潘惠森： 在語言迷宮中 現人性漩渦

《時光》是品特1970年的作品，故事講述Anna來到Kate的住所，探望這位很久沒聯繫的朋友與她的丈夫Deeley。三人回憶過去，在語義隱晦的對話中卻潛藏深層的角力、曖昧的關係、強烈的孤獨、暗湧的佔有欲……在語言交織的迷宮中，一切都變得撲朔迷離。

比起《生日派對》（The Birthday Party）、《回鄉》（The Homecoming）與《背叛》（Betrayal）等品特名作，《時光》並不算是品特最膾炙人口的作品，但正如潘惠森所說，劇作帶有品特強烈的風格印記，顯出其創作思維與手段。「宏觀些說，就像電影評論中有一種『電影作者論』——有些導演一輩子其實就是在拍一部戲。你可以說品特也是如此，筆下的每一個故事都離不開他對人性的看法，對人的關係、男女關係、情感安頓的看法。」潘惠森說：「在《時光》中，故事講一個客人來訪，先生好像覺得這個客人和太太過去有一段一起生活的歷史，這令他感到威脅，彷彿這個客人會令到他失去太太。其實整個戲就是講這個先生和客人，兩人用盡方法去宣稱自己更加知道太太的過去，更加明白她，從而去宣稱『她是屬於我的』。劇中所講的那種佔有欲，以及在其他劇本中所表達的人的內心世界、恐懼的世界、孤獨的世界……其實是他作品中一直關心的東西。」

「品特式」的魅力

看似是無比生活化的場景，卻在對白的營造中產生了超現實的迷離感，這是品特作品的魅力之一。他喜愛書寫「日常生活的瑣碎」，其中人物的對白和行動，用潘惠森的話說都很「實」，但其極具特色的「品特式」語言運用，透過大量特意為之的靜默與停頓，卻又建構出邊界曖昧的理解空間。這種「虛」，對劇場人來說，正是可供發揮的寶藏空間。

《時光》 時間：6月5日 晚上8時 6月5日、6日 下午3時30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 進劇場將品特的《時光》搬上舞台。

● 《時光》的對白充滿品特的語言特色。

●（左起）：演員鄭綺釵、劉守正與導演潘惠森。

● 潘惠森攝影：尉瑋

「品特的語言特色很突出，如果不保留其文風，就不是品特了。」潘惠森這麼形容品特的語言，「我們平時說話是直接講，他不是的，總是講另外一些東西，來隱藏他真正要表露的訊息。他不會將人物的意思直接講出來，而是用很微妙、婉轉的方式，用英國人的某種幽默，甚至是尖酸刻薄的語言去講，但是講的是另外一個東西。這種文風很難翻譯，只能意會，然後轉換成廣東話。而且翻譯的時候都要很小心——到底他在講的是什麼？需要去斟酌。」

這樣的語言充滿了迷惑性，但其魅力也正在於此。人物真實的心理層面被隱藏在層層看似不經意的講述中，如同精巧繁複的迷宮吸引觀眾去探視、解析。這也使得哪怕故事就發生在簡單的小場景中，內裏的張力卻絲毫不減。

而對於導演與演員來說，去揣摩、拆解品特隱藏在語言中的言外之意，是充滿挑戰的過程，其間亦有可能產生誤讀。「這種誤讀來自於我們怎麼去理解他的人物，他講一句話，真心那句又是什麼呢？他會特意掩蓋這些內心世界。在品特的劇作中，你會經常想，真實到底是什麼？事實上，《時光》中也有類似的台詞：有些東西在我的記憶中存在，就是真實的，儘管這件事情沒有發生過。他對真實，對現實的看法非常有趣，是很主觀的一個概念，這令到他的故事和人物很多時候都撲朔迷離，很難掌握。這就是『品特式』。」潘

惠森說，劇作中的沉默與停頓都經過品特的深思熟慮，不是隨意為之。「我們和演員討論的時候也會涉及到這些方面，當語言變成粵語的時候，節奏啊，角色的狀態啊都會有不同，是否仍能夠，或者是否仍需要保留所有劇本中標明的靜默和停頓呢？仍未定論。但原則上是盡量保留其精髓。」

淡化地域色彩

這次的劇本正由潘惠森操刀翻譯，如何保留品特的語言特色之餘又不將劇作變成用廣東話說洋腔的翻譯劇風格，他經過了一番仔細的考量。「改編是一個概念，去到一個很極端的時候可以是我只是用他的某一些素材，變成另外一些東西，這我肯定不會做。」他說，「品特的文字語言那麼重要，我盡量保留原著的風格。但你知道，翻譯時很多東西是無法直譯的。首先是語言，逐句翻譯忠於原著是很困難的，很多英語翻過來變成粵語，是很怪的，不是中文習慣的表述，肯定是要消化後去作轉換，這在文字上就有一定程度的改寫，但純粹是語言上面的轉換。」

此外，劇作以倫敦為背景，其中涉及很多具體的街道和人名，這些內容用粵語去表達也可能會比較别扭。潘惠森希望盡量將劇作的地方色彩淡化，例如劇本中提到的具體街道名等，特別不去翻譯，而是用很中性的名字去取代。「這樣一來，沒有界定戲在哪裏發生，希望觀眾看到的時候，可以和自己有所聯結。」

這種在對白中交織羅網的戲劇，如能細緻拆解劇本，詮釋出表面語言下的波瀾暗湧，對演員與觀眾來說都是十分過癮的。進劇場向來善於處理跨文化的文本空間，這次的三個演員，鄭綺釵、劉守正與陳麗珠，都是本地劇場各能獨當一面的資深演員，湊在一起能擦出什麼火花，令人期待。

簡訊 ▽ 「傳承愛樂」

為青年樂手創造機會 寄望大灣區 促交流發展

今年的法國五月藝術節中，有一個香港年輕樂團的身影，它是剛於2020年成立的「傳承愛樂」，由香港企業家曹景昌、音樂家范丁與曾於香港管弦樂團任職多年的鄭浩然組成「鐵三角」創辦。

鄭浩然表示，香港只有兩個職業樂團——香港管弦樂團與香港小交響樂團，空缺少、人員流動率低，年輕樂手鮮有機會。「傳承愛樂」的願景正是打造香港第一個青年職業樂團，為畢業於專業音樂學院的年輕音樂人才搭建平台，支持其職業發展。樂團未來的規劃，除了古典音樂會外，亦將策劃與話劇、音樂劇、舞蹈等各種藝術門類的跨界演出，讓青年樂手接觸不同界別的藝術家，擴寬視野，「我們的優勢是足夠靈活」。

大灣區亦是未來樂團的發展重心之一，「香港搞演出難，因為場地太有限。大灣區有很多非常好的演奏廳、劇院，硬件優越，但軟件仍欠缺。他們需要好的演出，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契機。」鄭浩然表示，大灣區城市間交通便利，樂團可以一天走一個城市，甚至可以一天內往來兩個城市演出，十分利於巡演。加上不同於北上廣等一線城市中觀眾群已相對成熟與固定，大灣區城市的觀眾對古典音樂接觸相對少，這對樂團來說實是充滿潛力的「富礦」，有很大空間可待發掘。樂團未來計劃在大灣區舉辦音樂海選、音樂夏令營等文化交流活動，只希望疫情盡快受控，順利通關後一系列活動可以成行。

樂團藝術總監范丁是本港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也是香港管弦樂團創團成員之一。他感嘆道，成為職業演奏家是一條充滿荊棘的艱難之路。從



●（左起）鄭浩然、曹景昌與范丁介紹「傳承愛樂」未來的發展計劃。攝影：尉瑋

《法國印象》

日期：6月13日 下午3時及5時
地點：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4、5歲學樂器，到中學面臨學業或樂器的抉擇，到成為百裏挑一之人殺進一流音樂學院，每天要持續練習7、8個小時才能學成。一個音樂學院的學生，起碼需要20年的時間，共3萬5千小時的練習，才能達至職業水平，但畢業後卻可能面臨沒有工作的困境。范丁說起，之前有在皇家音樂學院學成畢業的學生回港，卻沒有機會繼續作專業演奏，只能從事簡單教學工作，「收入可能只夠住板間房。」更痛苦的是，才能無處施展。有見於此，他參與創辦「傳承愛樂」，希望幫助年輕音樂家創造機會繼續演奏。

現時樂團選拔招募了約60多位兼職樂手，其中近70%為剛畢業的音樂人。將於本月中舉辦的法國五月藝術節《法國印象》音樂會中，樂團將演奏極具風情的法國音樂，配以多媒體投影的畫及相，啟發觀眾想像。演出亦將在樂團全新打造的網上虛擬音樂廳「傳承音樂廳」登場，觀眾可以自由選擇觀賞角度與位置，體驗不同視角及聽覺效果。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繞樑樂韻 憑票可賞

「賀百年 慶回歸音樂會」

實現百年奮鬥目標，悠揚樂韻凱奏神州。今年七月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華誕，亦是香港回歸祖國廿四周年紀念。香港弦樂團特此舉行「賀百年 慶回歸音樂會」，著名小提琴家姚瑋將率領樂團頂尖樂手，演奏出連串薈萃中西文化特色的樂曲，紀念這個意義非凡的里程碑，並為香港年輕音樂家揭開輝煌新一頁。



日期：2021年6月13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8時至10時15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索取門票方法

為答謝讀者支持，香港文匯報聯同香港弦樂團免費贈送音樂會門票予讀者。

歡迎讀者先來信hkso.ticketing@gmail.com報名登記，來信請提供中文姓名、聯絡電話號碼、以及索取門票數目(每人最多只限領取兩張免費門票)。樂團將於6月10日發電郵予閣下，通知領取辦法。門票有限，先到先得。為免向隅，報名從速！

週末好去處

香港藝術節@大館 帶來沉浸式藝術體驗

香港藝術節@大館將在6月12至20日，於網上及大館現場雙軌舉行。近100位本地及國際藝術家，將精心打造一系列沉浸式藝術體驗活動，包括互動裝置、環境藝術創作、快閃演出及實時連線即興互動等，屆時公眾可以免費參與並體驗。

美國藝術家珍·利維帶來別開生面的互動科藝裝置《在水一方》，裝置在日間猶如大地之江河，反照天空浮動的雲彩；夜裏，人們則可以在光海上追逐、跳跳，光影隨動，變奏出繽紛絢麗的歡樂畫面。親子定向追蹤遊戲《猜×尋》讓大小朋友憑藉智能手機、解謎卡與行動代碼A至Z，在大館古蹟及藝術館的建築群中解謎線索，穿越歷史記憶與現場事件的時空。互動裝置《芝麻開門》通過螢光幕，讓觀眾與網絡另一端的藝術家「面對面」互動。來自多位本地及海外藝術家，

將輪流為觀眾送上源源不絕的演出與驚喜。《尋親啟事：探訪由此路進》是一次融合角色創造、扮演與互動的自助式網絡劇場，觀眾刊登「尋親啟事」後，任何人都可以在這個網站論壇裏回應啟事，於虛擬世界來一場肆意的「角色放題」！社區舞蹈計劃《兩地書》則實踐「通達」與「共融」。在藝術家九仔（香港）及林影池（瀋陽）的引領下，瀋陽一群素人舞者將與香港一眾不同能力背景的社區舞者，將互通多封電子影像書信，以身體及影像交流，書寫線上線下所展現的各種生命形態。《藝術外賣》專為心血來潮想觀看演出的觀眾而設，觀眾通過手機落單，然後於預定時間去到大館內的指定地點，外賣表演者就會把一場約3分鐘的節目送到你跟前。

各項活動具體時間及細則請參考：<https://taikwun.artsfestival.org/>

在穗聽港人拉琴

上月中一周末到廣州，剛巧居深圳的大提琴家好友史鑫也在，原來是為了去星海音樂廳聽音樂會。我與史鑫在德國柏林認識，並多次一起聽樂論樂；他有興趣聽的音樂會，我自然也有興趣。原來音樂會是一場中提琴獨奏會，獨奏者為史鑫的四重奏合作夥伴、年紀才三十出頭的中國音樂學院中提琴教授劉子正；兩人在美國寇蒂斯音樂學院（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求學時已認識。史不忘加了一句：你要認識劉這位香港同胞！

音樂會後，跟劉吃消夜，劉幾乎第一件事便是開中提琴家的玩笑：一位中提琴家向上天禱告，希望成為更優秀的音樂家。皇天不負有心人，中提琴家如願，得以成為更好的中提琴家。一會兒他再禱告，希望成為再優秀的音樂家，不久又如願，當了樂團的中提琴組首席。他還不甘心，第三次禱告，希望自己能再提升，結果最後也如願……成為了第二小提琴組的末席樂師。不知劉自己有否禱告，但好像比笑話主角要更成功，從上海交響樂團中提琴首席搖身一變，成為中提琴獨奏家而非第二小提琴組末席。

說這麼多，原因不外是要說，中提琴是件多麼不討好的樂器。中提琴獨奏會，我之前只聽過一次，為十多年前法國中提琴家Antoine Tamestit在美國一大學禮堂的演出，重點演奏跟劉的音樂會一模一樣：

舒伯特著名的琶音琴奏鳴曲（Arpeggione Sonate, D.821）的中提琴版。現在並沒多少人會用琶音琴這件古怪的「類吉他弓拉樂器」去演奏此曲了，一般取而代之的是音色豐滿渾厚和充滿變化的大提琴；羅斯卓波維契（Mstislav Rostropovich）和布瑞頓（Benjamin Britten）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多愁善感的經典錄音，更把作品浪漫化至極致。劉子正又如何用量與音色變化皆不如大提琴的中提琴演奏此曲，希望凸顯作品的什麼精神面貌呢？他速度明快的演繹如流水行雲，是年輕有活力，跟舒伯特晚期的鬱鬱沒拉上什麼關係。劉的弓法之妙，讓我嘆為觀止：自首樂章以上弓而非落弓起句，至終章一串又一串「跳手」的十六分音符，都顯得劉對作品有深刻的思考。作品的色彩與對比，以弓法營造出來。琶音琴因音色、音量和技術上的局限不得傳世；如劉的中提琴演奏卻也許更親近作曲家為琶音琴譜曲時想像的聲空世界。曾長年旅德旅奧、現在在廈門任教的周宇博老師，鋼琴伴奏與劉無間。

劉把Rebecca Clarke的中提琴與鋼琴奏鳴曲從節目單上拿掉，以布魯赫的《浪漫曲》為上半場作結；卻加演了巴赫大提琴無伴奏組曲中的一首Sarabande舞曲為下半場一連串由柴可夫斯基到帕格尼尼的小品作



● 中提琴家劉子正（右）與鋼琴家周宇博在演出後謝幕。攝影：路德維

序，非常聰明。但也許我仍是太專注於思考舒伯特的作品，下半場聽得有點走了神。如果要挑剔音樂上可圈可點的下半場的話，那便是劉對情感內容迥異的各首樂曲之間的寂靜的控制：例如同是節目單上沒有的克萊斯勒《Pugnani》風格寫的小曲（這次是小提琴而非大提琴作品改編！）最後一音仍未有機會繞樑，劉便已垂下手和琴任由聽眾鼓掌，沒法讓音樂在聽眾心中沉澱。音樂會連加演雖也不過兩小時，但因內容太豐富而感覺偏長。劉加演時把另一位前同學、廣州交響樂團中提琴副首席劉爽爽請來，合奏巴托克四首舞曲（也改編自小提琴二重奏）。史鑫向我說：他們兩人，一位的樂聲較縱向，另一位的樂聲則較橫向，配合得很好。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他的判斷我很同意。消夜席間，大家聊起新冠疫情如何激發大家對室內樂的興趣；尤其在中國內地，室內樂一直被忽略，而它卻是交響樂之基石。

期待有機會聽劉與史不久上演的全套貝多芬四重奏音樂會。文：路德維